一脉相承边关情

■张坤堂 卫怡博

家 风


沈宇铭绘

烈日的光芒泼洒在新疆军区某旅的戈壁驻训场，漫无边际的砾石地上翻涌着灼人的热浪。卫生连上等兵林瑀霏刚结束上午的卫生保障工作，抬手拂去额角的汗滴。她望向窗外绵延的荒滩，那些从小听奶奶讲起的援疆往事，此刻有了真切的落点。

风裹着细沙擦过林瑀霏的脸颊，泛黄的记忆一幕幕在她心头缓缓铺展。儿时的她跟着爷爷奶奶在克拉玛依长大。老屋的窗台上总搁着半盒磨短的粉笔头，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师生合影。每次讲起援疆岁月，奶奶眉眼间总会带着淡淡的笑意："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识了字、学了本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忙活。"

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油田大开发的号角吹响。远在广东任教的爷爷奶奶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第一批支援边疆建设的教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汽笛长鸣，车窗外的岭南水乡渐渐后退，铺展在眼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亘古荒原。

初到边疆的日子，教学环境比夫妻俩预想的更为艰难。学校建在沙漠边缘，推门便是扑面的黄沙，教室里桌椅破旧，甚至连一套完整的教具都凑不齐。由于学生大多来自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薄弱，夫妻俩刚接手时着实犯了难。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跟上进度，夫妻俩想了不少办法。他们把难点用图示标记在黑板上，在课堂上放慢语速，重新调整板书，还会借助实物辅助讲解，力求让学生们弄懂每一个知识点。为了说清一个概念，常常连说带比画，有时一堂课下来，汗水早已浸透衣衫……日子久了，孩子们知识掌握得越来越扎实，教学也越来越顺畅。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格外大。积雪封住了通往各村的沙土道路，好长时间，孩子们都没法像往常一样到校上课。望着空荡荡的教室，夫妻俩心里愈发着急。因为不少孩子家里本就不宽裕，上学的道路一断，家长索性就让孩子在家干活，有的甚至动了让儿女辍学的念头。

为了不让孩子们掉队，夫妻俩踏遍周边村落，挨家挨户上门家访。有的家长见老师冒雪前来，过意不去，便把孩子从灶台边、从羊群里叫来；有的家长还在犹豫，夫妻俩就为家长掰着手指算读书的好处……

夫妻俩心里清楚，只靠临时劝说终究只是应急办法。多数家庭常年忙于生计，对读书的价值认识有限，往后再遇上农忙或是家人生计吃紧，孩子停学、辍学的情况就会反复出现。

夫妻俩的备课笔记上写着："教育的温度，应当抵达每个孩子的屋檐下。"抱着这份信念，他们坚持定期走访每户家庭，一边跟家长拉家常，一边讲孩子在课堂上的点滴进步和亮眼表现，让大家实打实看到孩子的变化，一点点打消家长心头的顾虑。一来二去，家长们的想法渐渐有了转变，从前总说"娃识俩字就够用"，到后来会主动拉住老师问孩子的功课进度。那句常挂在大家嘴边的"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们放心"，成了夫妻俩心底深深的暖意。

春去秋来，夫妻俩守着大漠里的三尺讲台，一站就是几十年，和这片大漠、这里的孩子融在了一起。

随着一茬茬学生长大，夫妻俩也到了退休的年纪。组织征询安置意见，问他们是否回原籍养老。他们说，在边疆待了大半辈子，脚下的黄沙、身边的孩子，早就成了割舍不下的家。

这些裹着大漠风沙的故事，伴着林瑀霏长大。她听爷爷奶奶说过，当年的克拉玛依处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中，稀稀拉拉的梭梭和红柳散落在黄沙上。几间土坯教室孤零零矗立在沙漠边沿，风一起，风沙裹着砾石拍打着墙面。而她生活的克拉玛依已是另一番景象：湛蓝天幕下，井架高高耸立，输油管线交错纵横。穿城而过的克拉玛依河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昔日的简陋教室也换成了宽敞明亮的校舍，遍布城乡各处。见证了家园从荒原到"油城"的变迁，她对爷爷奶奶那样的开拓者们满是敬佩。

大学期间，凭借优异的表现，林瑀霏本可以留在条件优渥的内地，但祖辈们建设边疆的故事始终萦绕在她心头。于是，她毅然回到家乡报名应征入伍，主动申请奔赴边防一线。她要以军人的身份，守卫祖国的边疆。

来到部队，林瑀霏被分到卫生连。这里的风沙、烈日，与她熟悉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可越是艰苦，她越能体会爷爷奶奶当年扎根荒原的不易。每当戈壁的风沙扑面而来，她总觉得风里仿佛藏着祖辈们奋斗的身影。她想，自己在医疗岗位上为战友们多尽一些力，就是沿着爷爷奶奶的足迹继续往前走。

刚接手卫勤工作时，大学攻读中医专业的林瑀霏本以为自己凭借多年系统学习的专业知识，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可真正上手才发现，工作并不是她想象中那样轻松。

戈壁温差大、风沙多，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官兵，风寒痹痛和训练劳损是常见病、多发病。这类病症靠吃药、贴膏药见效慢，中医针灸是卫生连用得最多的治疗手段。

得知林瑀霏是中医专业出身，常有战友满怀期待地找上门。可她心里清楚，在校期间多侧重理论学习，自身临床经验还不够，一时间不敢贸然下针。于是，她给自己定下目标：练硬针灸本领，不能辜负战友的信任。她把厚厚的专业教材搬到诊室，挤时间啃读钻研；为了找准穴位、摸准针感，她反复在自己身上试针，琢磨进针的角度、深浅与力道……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林瑀霏的针灸技术日渐娴熟，顺利取得了中医针灸技术资格证书。每当战友们做完理疗后舒展眉头，笑着说"轻松多了"，她心里便涌起一股踏实的暖意。

戈壁的风沙依旧漫卷，如今的林瑀霏更加笃定，祖辈那些浸着风沙的往事早已化作精神的种子。即便岗位不同，志向却一脉相承，她在这片自己守护的土地上扎根，迎着阳光生长。

相爱相守

真正读懂你

■王 倩

第一次听丈夫说"醉氧"两个字，是在喀什的部队家属院里。

那两天，他刚从高原边防下来，整个人懒懒的，说话都提不起劲儿，往沙发上一靠就能睡着。我带着女儿坐了4个多小时的火车来部队探亲，进门放下行李，想着他终于能陪陪我们娘俩了，可他倒好，一整天都恹恹的。我陪孩子时他打瞌睡，我收拾屋子时他靠着墙发呆，女儿扑过去喊爸爸，他抱了抱又放下了，说头晕。

看到这一幕幕，我心里的热情也一点点淡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他跟我解释："从高原下来，醉氧了，过两天就好。"我没吭声，翻了个身，心里想着：高原上氧气少我知道，可下来后氧气多了反倒不舒服？这道理听着就不像真的。

第二天我独自带女儿去逛了喀什古城，回来见他还在睡，鼾声一声接一声。那一刻，我气不打一处来，关门时把门也带得重了些，以此表达心中的委屈。

那几天就这么过去了。他后来精神慢慢好转，带着我们在营区大院里转，吃了烤包子，还陪着女儿玩滑梯……可对于他前几天的冷淡，我心里依旧疙疙瘩瘩的。我没上过高原，不知道那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于他说的"醉氧"，我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他因任务再次上了高原，我带着女儿回了家。日子一如从前，他经常抽空给我们打视频电话，说着山上的雪、风，以及巡逻的路，描绘的那些场景让我觉得陌生又新奇。

今年暑假，他说部队要组织家属上高原走边关，问我去不去。女儿听了吵着要去看爸爸，我就答应了。

车从喀什出发后，海拔一点点攀升。先是绿色的树少了，然后草也稀了，再往后满眼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和沙砾，白花花的太阳照在上面，晃得人眼睛疼。车子在盘山路上绕来绕去，我靠在窗边，慢慢觉得脑袋沉了，胸口像压了块东西，喘气费劲。女儿在我怀里蔫蔫的，也不闹了。

到了红其拉甫，海拔表上写着4700多米。我站在巍峨的国门前，风灌进领口，冷得人直打哆嗦。走几步路，腿就像灌了铅，心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的，感觉要跳出来。边防官兵递给我一瓶氧气，我吸了两口，感觉好受些，可心里头翻江倒海的，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那一刻，我站在雪山脚下，望着那些高原官兵。他们的脸红得发紫，嘴唇干裂得让人心疼。我突然想起丈夫那天窝在沙发里的样子。

下山那天，车子一路下行，海拔越来越低。回到喀什的那个晚上，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只想躺着。女儿早早睡了，我靠在床头，连抬手关灯的力气都没有。丈夫端着水进来，看见我这副样子，刚要开口，我微笑着说："醉氧了，过两天就好。"

那一刻，我才猛地一惊：我在重复他曾经说过的话。我轻轻闭上眼睛，眼眶有点发热。

和他在一起这些年，我总觉得自己理解他——他走边防，我守着家；他上高原，我就等他下来。我以为这就是懂了，可直到我自己站在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喘不上气，直到我自己从高原下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我才真正明白——那些年里他每一次下山后的疲惫，每一次昏昏沉沉里的沉默，都不是借口，是这个男人用肩膀扛着的责任。

而他扛过的，何止这一点呢？我上高原才3天就受不了那种缺氧的感觉，他一年要上好几回；让我昏昏沉沉的醉氧，他周而复始地适应着。我上高原只是去看了看国门，他却要和边防战友一起在那缺氧的风雪里，一年又一年地守着。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梦里是红其拉甫的雪山，白茫茫的，风很大。他站在国门边上，朝我挥手。我在心里默念着："边防官兵真伟大！"

岁月有情

沙 果 树

■张思鸣

休假回乡的那日，风里已有了初秋的清凉。推开老院那扇脱了漆的木门，门轴吱呀一声，像一句跨越年月的叹息。院里的狗尾草漫过脚踝，青石板缝里挤满苍苔——这座院子，荒了快10年了。

在西屋窗台下，我猛地顿住了脚步：两株沙果树亭亭立着，累累的红果压弯了枝头。风过时果子轻晃，像挂了一树的小红灯笼。

那是我中考后的夏天，老家刚盖了新房，院子明亮又宽敞。奶奶从村东苗圃买来两株沙果苗，种在我住的西屋窗台下。浇下第一桶水后，她扶着锄把笑着对我说："这树能跟你一块儿长，等你考上大学，它就该结果了。"

奶奶年轻时是村里的民兵，她常同我讲起那段光景：背着枪在打谷场上练瞄准，在土坡上一趴就是一下午；挑着担子给开荒的社员送饭，扁担压得肩头红肿也不肯歇。"就差一步，我就能穿上军装。"她每次说这话，语气里都带着遗憾。那年月，女兵名额少，村里老辈人又认死理，一句"姑娘家早晚要嫁人"硬生生掐断了她参军的梦想。她到底没能走出村子，只能在田间地头过了一辈子。那股雷厉风行的劲儿，全化在锄头和镰刀上。她种地除草、挑水施肥，比谁都快，村里谁家有事她都愿意帮忙。我从小跟在她身后，看她说话办事利利索索，听她时不时哼唱几句《小白杨》。这些细碎的日常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心里埋下了从军的念想。

高考填志愿时，我填报了军校。家里有人说女孩子吃不了那份苦，只有奶奶给了我坚定而期许的目光。盛夏未央，军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沙果树的果子一块儿到来了。离家报到那天，奶奶摘下那些又大又红的沙果，一股脑儿塞进我的背囊，对我说："去了好好干，要对得起身上的军装。"

新训比我想象中更难。烈日下走队列、半夜紧急集合，还有那次50公里拉练，走到最后，我的腿都抬不起来。夜里躺回硬板床，我从背包里摸出一颗沙果——皮都皱了——咬了一口，酸甜一直漫到心里。那袋沙果我吃到了新训结束。它为我压住了疲惫，也压住了对家的想念。

大三那年深秋，队里突然通知我回家。等我赶回去时，奶奶已经起不来炕了。院里的沙果树已高过人头，叶子稀稀落落，枝丫在风里孤零零地站着。我趴在炕沿，握着她冰凉的手。她看见我，眼睛忽然一亮，枯瘦的手缓缓抬起来，想碰一碰我的领花，举到半空又落了下去。那天夜里，奶奶走了。她终究没等到我毕业授衔，也没能亲口告诉我她有多骄傲。

我毕业后去了基层部队，离家越来越远。老院子没人照料，渐渐就荒了。每次我打电话回去问起那两株沙果树，家里人都说活着呢，就是没人管，长得慢。

那天，站在沙果树前，我摘下一颗沙果，用袖子擦了擦，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漫开，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模一样，带着阳光的温度和泥土的气息。吃着吃着，我的视线就模糊了。我知道，奶奶当年栽下的不仅是果树，还有满心的牵挂和期盼。

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奶奶在耳边轻声说话。我站在满树红果前，仿佛又看见她弯腰栽树的模样，看见她望向我时含笑的眼睛。这么多年，我从一名青涩的军校学员成长为军官，守过边关的冷月，站过凌晨的岗哨，吃过训练的苦，受过任务的累，可无论走多远，奶奶总在我心里。

临走时，我摘了满满一兜沙果，想带回部队给战友们尝尝。走出院门回头望，夕阳把两株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满树红果在暮色里亮着，像奶奶殷切的目光。

又到离别时

■郑晓萍

军娃天地

自打确定归队的日期，我就不敢当着女儿的面提起。我曾设想过无数个告别的场景：或许我会开心地和女儿说下次再见；或许女儿会号啕大哭；或许我会趁着女儿熟睡时偷偷溜走……可没想到，女儿竟起了个大早送我。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女儿由姥姥姥爷牵着，和我一起前往高铁站。一路上，我心里忧伤得说不出一句话。

难得的假期里，我几乎把全部时间留给了女儿。白天，我陪着她在公园里捉蝴蝶，蹲在地上搭积木；傍晚，我牵着她的小手在小区散步；夜里躺在床上，我搂着她，给她讲睡前故事。女儿则像个"跟屁虫"一样黏在我的身旁，睡觉时也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有一天午后，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我和女儿坐在地上玩拼图。拼到一半，她忽然抬起圆圆的小脸，眨巴着大眼睛认真地问我："妈妈，女军人是做什么的？"

我伸手捏了捏她肉乎乎的小脸蛋，慢慢跟她讲："女军人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解放军叔叔们一样，只是性别不同，但都在做着守护国家的事。"然后，我又给她讲了些我在部队医院给患者看病的故事。

听完，女儿把小手攥成小拳头，眼睛亮亮的，仰起头大声说："妈妈，等我长大了，也要当女军人！"

女儿稚嫩的话语，轻轻落在我心上。我知道，她还不能明白军人这个职业全部的意义，可望着她一脸认真的模样，我心底漾起暖意。

我们抵达高铁站时，进站口人来人往。我站在安检线外，低头看着女儿小小的身影。她攥着姥姥的一根手指，小脑袋一直仰着，眼睛紧紧盯着我，不肯挪开。一拨旅客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望着她，忽然想起每次我休假回家，远远看见她在路口踮脚等我的模样。那时候她盼着我归来，如今却是送我离开。原来，等待和送别，一样熬人。

"妈妈，能不能不走？"女儿忽然松开姥姥的手，上前抱紧我的腿。由于人多，她被旁边的行人不小心撞了一下，身子晃悠悠地站不稳。我连忙蹲下身，张开双臂将她拥进怀中。这一抱，我更加舍不得了。

女儿将两只胳膊用力环住我的脖子，小脸埋进我的肩窝，小身子在我的怀里扭来扭去，还用眼睛偷偷瞄我。我知道，她是在期待我回复她："好，妈妈不走了。"

可这话我不能说。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我答道："妈妈再多待5分钟。"

广播里检票提示音循环响起，旅客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有人开心地打电话，有情侣牵着手深情表白，也有送行的人反复叮嘱"上车看好行李"……这些声音和眼前女儿委屈的挽留声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心情更乱。

姥姥慢慢走近，伸手轻轻顺了顺她脑后散乱的碎发："这么舍不得妈妈呀？没关系的，咱们以后常常和妈妈打视频电话不就好了吗？你要好好上幼儿园，多学知识。等下次妈妈回来，你就可以背古诗词给她听，还可以教她做手工，当妈妈的小老师，好不好？"姥姥一边安抚，一边牵起女儿的小手。

进站的广播再次响起，我不得不起身，一步步往检票口走，又忍不住频频回头。女儿被姥姥姥爷牵着，小小的身影站在人群里一动不动，眼睛一直望着我。她没有哭闹，就那样安静地看着我离开。

我心里又暖又涩，停下脚步朝她挥挥手。她也抬起小小的胳膊，慢慢挥了挥。我随着检票队伍缓缓向前移动，眼睛有些模糊。我心里清楚，肩上有要扛起的责任，只得将不舍暂时放下。这次短暂的相聚时光，会是我心底柔软的念想，让我在遥远的军营，体会到家的温暖。



家庭秀

我们奔跑在绿草地上
秋风拂过妈妈的短发爸爸的脸颊
温暖大手紧紧牵住我
掌心传来暖暖的喜悦
那是久违的团圆
有爸爸妈妈在身旁
向前的每一步都不害怕
我们的欢笑声洒满训练场
我们勇敢奔跑快乐成长

定格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举办"军娃向前冲"活动。图为该旅干部洪飞、杨丽夫妻与孩子们在活动中向前奔跑。

图文：李佳鑫